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樹樑編譯



大眾出版社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樹梁編譯

漢口大衆出版社刊行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再版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譯者

樹

樑

出版者

漢口大衆出版社

總發行所

漢口交通路生茂南里六三號

分發行所

長沙東長路二百另二號
電話四路二卷九號

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民雜誌公司

編譯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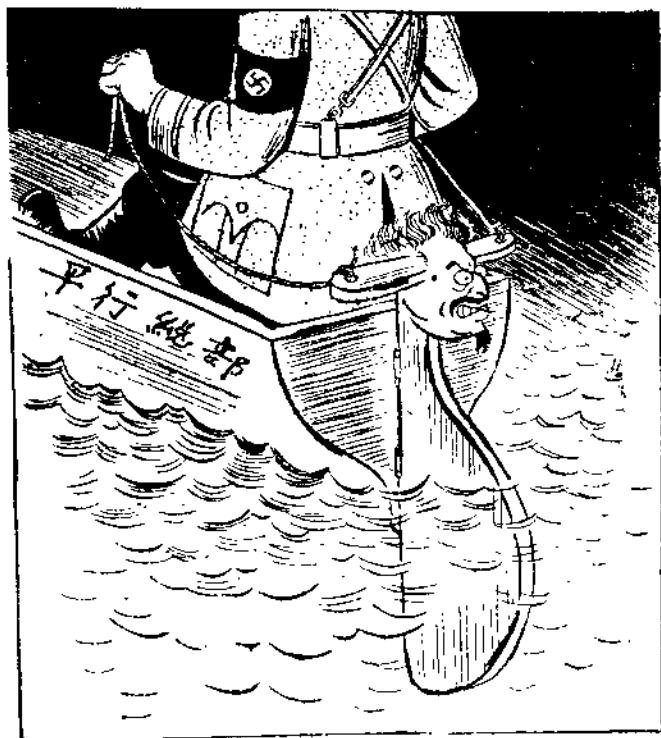
史太林在六年前的「論黨史問題」的指導的論文裏嚴厲的指出托洛斯基主義已經不是勞動運動裏的一派思想，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過去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這個估計的正確，尤其是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的賣國案更是觸目驚心的暴露了托洛斯基主義的黑幕，最近的紅軍首領的案件更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墨西哥——至今不承認蘇聯的國家——的在美國市僧學者杜威導演之下的托案假審的喜劇更露骨表現出布爾喬亞學者的假仁假義和托洛斯基的無恥的哭訴的醜態。在西方托派已經成了公開的法西斯蒂的瘋狗，在中國托派勾結日寇，企圖粉碎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是公開的事實。

爲了民主和平，爲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反托洛斯基主義是每一個前進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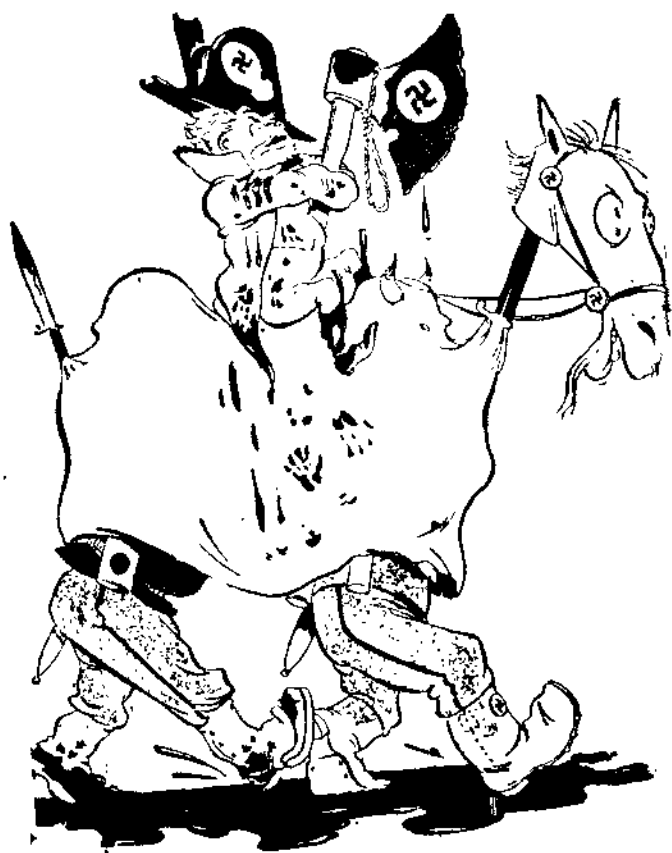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樹標記



中 就



舵與手



倫破拿小的察璧密祕國德



靴這底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目次

編譯者序·····	樹樑 (一——一〇)
托洛斯基反革命的歷史根源·····	維城 (一一——一四)
資本主義世界與托洛斯基派後備軍·····	馬魯伊如斯基著 (一五——三五)
托洛斯基的失敗·····	樹樑譯 (一五——三五)
蓋覆托派對救亡陣線的譁蔑·····	Louis Fischer 著 (三六——四五)
基	基
揭破托派降日攻蘇的陰謀·····	亨利 (四六——五七)
給托派的公開信·····	章乃器 (五八——六二)
評托洛斯基近著「革命的背叛」·····	魯迅 (六三——六四)
日寇與托派之關係·····	P.S. Buck 著 (六五——六七)
	觀壁譯 (六五——六七)
	吳明 (六八——七四)

目次

二

托洛斯基叛國案審判記·····	于炳然(七五—一〇〇)
論蘇聯的軍事間諜案·····	徐冰(一〇一—一〇八)
托派在美國及西班牙的罪行·····	吳明(一〇九—一二四)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Hammett & Smith 著
磨活譯	(一一五—一四七)

托洛斯基派反革命罪行之歷史根源

維

蘇聯檢察長日昨公佈之公訴書，將托派叛黨賣國罪行，詳細揭露了。該公訴書根據千萬確的物證與人證及被告者無法否認的自供而明白指出，在一九三三年，托派要犯——皮達可夫、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舍列布里可夫、四匪徒，依照托洛斯基之直接指示，組織了托派「平行總部」，與已被處死刑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斯密爾諾夫等人所組織之「莫斯科總部」，同時並存，同時設立了許多進行暗殺陷害、偵探破壞及陰謀搗亂的小組，以進行暗殺黨政領袖，傷害優秀工人，搗毀經濟及國防企業等等的勾當，以期破壞蘇聯的國防力量，加速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武裝侵犯幫助侵略國搶奪及瓜分蘇聯之領土，推翻蘇聯之社會主義制度及工農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專政。

從上述公訴書中，大家可以看得清楚，托派之卑污罪行，去秋及去冬已被蘇聯當局一再揭露，結果經蘇聯最高法院將該案要犯季諾維也夫等判處死刑，現在拉迪克等又以萬惡謀逆罪

托洛斯基派反革命罪行之歷史根源

被控，托派悍然若此實開千古未聞之奇局。但吾人稍一考察俄國革命歷史，就知道托派現今之卑污罪行，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彼等數十年來叛賣理論及實際之必然結果。

遠在一九〇三年秋天，當列寧史太林所領導之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俄國共產黨的前身）第二次大會上與馬爾托夫所領導之孟塞維克，關於俄國革命運動一切原則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論時，托洛斯基即已為竭力反對列寧立場的孟塞維克「健將」之一。當時爭論的中心問題，是關於確定無產階級專政原理及建立統一集中之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列寧認為：無產階級為要謀得本身徹底的解放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進行推翻俄皇封建制度的鬥爭，謀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以期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基礎。而托洛斯基及其他孟塞維克，則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能力，將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資本主義和平發展之結果，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祇有在工人階級已成為人民絕大多數和整個無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的時候才有可能。由此可見，托洛斯基自始即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革命

的可能。其次，關於建立統一集中的無產階級黨的問題，列寧認為這個黨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先進的、組織嚴密的、紀律森嚴的、富有戰鬥力的、與羣衆密切聯繫的黨，列寧認為只有這樣的黨，才能組織、教育和動員無產階級去領導農民羣衆，共同爲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托洛斯基以及其他孟塞維克則根本否認有組織這樣黨的可能和必要，他們企圖把無產階級黨變爲一切機會主義動搖份子的散漫團體，使其成爲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庸和工具。他們這種立場，是與他們否認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有密切關聯的。著名的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便是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托洛斯基兩派立場上根本對立之最明顯的表現，同時也是這兩派以後長期鬥爭之主要的張本。總之，遠在布爾塞維主義最初產生之日起，托洛斯基及其黨徒歷來反布爾塞維克的、叛黨賣國的罪行，就已有其歷史淵源了。

在第二次大會以後，列寧史太林準備工農羣衆去進行行將到來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遂極力爲鞏固黨組織及羣衆組織而奮鬥，此時，托洛斯基却多方妨害布爾塞維克黨這種準備革命

的工作，掀起反對列寧的鬥爭，並特別發表各種攻擊列寧的論文，如我們的政治任務等等，謾罵列寧爲『專制的魔王』，以圖破壞工農革命的領導和隊伍。可見托洛斯基此時之被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的名著中稱爲『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完全不是偶然的。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的時候，列寧史太林及時規定了無產階級黨唯一正確的策略，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史太林領導之下，聯合着廣大農民羣衆，爲推翻專制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準備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奮鬥。這時候，托洛斯基却用其所謂『不斷革命論』來與布爾塞維克策略相對立，否認工農民主專政的可能，提出其否認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和否認農民革命作用的口號——『不要沙皇政府是工人的』，這樣來搞亂革命的鬥爭，暗中幫助反動俄皇政府的統治。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暫時失敗和反動勢力橫行的時期，在革命同路人爭先恐後實行變節的時候，擺在無產階級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竭力保存和鞏固黨的祕密的組織，並利用一切公開可能以組織和教育羣衆去進行必然重新到來的革命。這時候，托洛斯基提出取消祕密

黨的口號，組合一切叛黨變節的取消派份子，多方攻擊列寧史太林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又從布爾塞維克內部進行破壞搗亂的勾當，充當卑劣無恥的變節者托洛斯基反黨的內應。但由於列寧史太林及其所領導之布爾塞維克堅忍奮鬥的結果，孟塞維克托洛斯基及其同謀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消滅布爾塞維克黨的企圖並沒有實現。

一九一〇年革命的新高潮開始，客觀的環境要求無產階級先鋒隊更加強自己的組織。一九一二年正月，列寧史太林領導召集布爾塞維克布拉加臨時代表大會，驅逐了一切取消派托洛斯基及其同類，恢復和鞏固了所有一切地方的黨組織，建立了與羣衆更密切的聯繫。這時候，托洛斯基爲反對布爾塞維克布拉加會議，又糾合一切反黨的份子，在同年八月，召集了取消派的八月會議，因而組織了『八月聯盟』，以與列寧史太林的布爾塞維克黨相對立。

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帝國主義戰爭，列寧史太林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立即揭露了各交戰國搶掠殖民地政策的內幕，並提出唯一國際主義的反戰口號，即『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這時候，托洛斯基、皮達可夫、加米業夫、布哈林等却提出了暗藏的擁護帝國主義

戰爭的口號，即所謂「不勝不敗」的口號，而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五年在俄皇法庭上的投降主義的供詞，更揭露了他們自己擁護帝國主義政策的罪惡。

一九一五年，當歐戰正酣的時候，列寧根據他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根據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發揮了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原理。列寧當時說：「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不平衡，乃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獲得勝利的可能」（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三二頁）。此時，托洛斯基做了一篇標題為歐洲聯邦的專門論文，來反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學說。托洛斯基當時說：「如果其他先進諸國不同時發生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如果以為革命的俄羅斯可以抵擋得住保守的歐洲，或以為社會主義的德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能單獨支持下去，那就是絕無希望的想法了」（見托洛斯基著一九一七年第八九頁）。托洛斯基這一個取消主義的否認社會主義可在一國勝利的思想，正是整個托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罪行之根本的根源。因此，遠在當時，這思想就已得到皮達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布哈

林等人極力的擁護。

一九一五——一六年，在討論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時候，皮達可夫、拉迪克、布哈林等人又掀起了反列寧史太林的鬥爭，公開否認民族自決的原則，否認被壓迫民族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之客觀的可能和必要。這種帝國主義的立場，是與他們暗中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

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發生以後，背叛民衆利益的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自動把工廠政權交給了反革命地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列寧史太林根據當時的具體客觀環境，立即提出了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這時候，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皮達可夫、李可夫等人，却本着托洛斯基否認可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提出了反對革命轉變的主張，力圖實行和反革命臨時政府妥協政策。一九一七年八月，當時列寧因反革命臨時政府嚴令通緝，被迫避居芬蘭史太林依照列寧直接指示，召集和領導準備十月革命的布爾塞維克六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及普列布拉任斯基等人

托洛斯基派反革命罪行之歷史根源